

菩薩藏

第 47 期 2012年9月

優波離！一切法生滅不住，如幻如電，諸法不相待，
乃至一念不住；諸法皆妄見，如夢、如燄、如水中月、
如鏡中像，以妄想生。其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
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 —— 維摩經



愛國 提舍

愛國是一種高尚情操，是每一個國民應有的權利，亦是義務，是一種光榮，歸屬，或可說愛國是幸福的。這是一種自然行為，理所當然的事。但要求別人愛國便變得可笑了，這正如男女相愛，如果某一方面表現不愛對方而被怪責，同樣傻勁不合理，愛便愛，不愛便不愛，是自然的，勉強不來，難道慷慨激昂去唱國歌便是愛國嗎？因此，發覺別人不愛國應檢討，是否情緣已盡？對方情操有問題？最要緊是國家有否愛國民？有否善待國民？有否合理？有否盡責？如果有的話，恐怕很難找到不愛國的人，因為常深受國家利益，這是現實問題，無須造作。試看那些移民他國的人，滿腦子只想謀求利益、福利，很少為當地盡責，遑論付出，犧牲，為他人謀幸福。但是，如此會快樂嗎？只為私利，沒有歸屬感，不愛國只會帶來痛苦，這種既要擷取利益，卻心不在彼的我執，如何能利人利己呢？可是，要他們愛國同樣做不到，亦勉強不來。既矛盾，也可悲可憫。

那麼，香港人愛國嗎？香港人被批評政治冷感，國家觀念薄弱，不愛國。但從歷史上看，一般情況下，香港人只能小恩小惠，無從表現愛國精神，但重大事件上，如辛亥革命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事件、釣魚台事件、華東賑災、地震救亡、國家經濟試驗、一國兩制等，皆默默付出，發揮重大効力，總從不缺席。香港人為同胞，為正義必挺身而出，可証香港人是愛國的。只是香港人不會盲從，迷信愛國而做些不合理，違背良心的事，這是理性的。相反，香港屢被利用，被欺騙，被用作實驗品，卻不被國家尊重，保護。就是在國內，常被欺凌，卻求助無門，只有啞忍，靠自己去度過難關。幸而香港福大命大，往往吉人天相，大步跨過。試問香港有否受過國家關顧？認同？不是不想愛國，是無從愛，無處去愛。也許有人會說，國家亦曾有措施惠及香港，但那只是利用，或整體計劃上不得不作的舉動，或是面子問題不能讓香港「衰」給別人看。如果國家對自己的子民也不重視，如何期望它能關顧流落多年的另一個兒子呢？在這形勢下，香港的表現已是極愛國，且理性、客觀了。

怎樣才算愛國？愛國的標準如何？愛國應以自己的國家為榮，不論在那裏，包括國外，皆以本國人身份站出來，不會隱藏逃避，其次，處處為國家設想，以國家為依歸，甚至犧牲個人利益也不在乎，時時憶念國家，願意為國家効勞。從愛國的標準，不期然使人想起宗教，是否愛自己的宗教？愛自己宗教的標準如何？將自己放在宗教之上還是將宗教放在自己之上？如果要得到宗教的利益，必須將宗教放在自己之上。以佛教為例，必須以佛教徒為榮，在處處以佛教徒身份自居，不隱藏，不逃避，以善為念，堅持善念，善行，不怕別人視為怪誕，見笑。舉例素食者該堅持與友人同膳時仍以素食為主，並隨緣開示素食的緣因及利益。其次處處為佛教著想，以佛教為依歸，甚至犧牲個人利益，時時憶佛念佛，以佛為榜樣，以佛法為標準，分分秒秒，無時無刻不以佛為念，當然有苦難，生老病死等，亦應以三寶為依歸，為救贖。

在愛國問題上，香港該如何自處呢？香港當然應該繼續愛國，應該承擔國家大任，一如既往。但同時，亦應理智處事。國家只是一個代號，代表一個團體，以團體的利益為目標，但仍須遵循規律，遵循更大團體(地球人)的規律，自然法則，以善為念，以法為依歸。但若國家操控在不當份子手上，我們應盡國民責任，將其糾正，善巧引導。

此外，不應強求別人愛國，愛國不愛國自有他的因緣，不愛國不一定對其有利，亦不會幸福，該同情他們而不是怪責。愛國之餘，更應無求，隨緣而活，才能自在，更應思惟「愛生則苦生」的道理。

法華經與譬喻師 賢護

陀羅尼品

這天，寶唱法師在法華會上道：「今天講說陀羅尼品，是為已發心持經之眾生的。藥王、妙音品是勸修苦行流通；觀音、陀羅尼品為力護眾生諸難流通；妙莊嚴王品是功德殊勝流通。陀羅尼即密咒，持咒有不可思議功德、力量。世間鬼神、魔等眾多，常惱亂行人，因此，亦有很多護法出而衛護修道者。法華經如此殊勝，當引來諸善神，五次說陀羅尼咒護持。首先是藥王菩薩為說法者說六十二億恒河沙等諸佛所說之咒，若有侵毀此法師者，則為侵毀是諸佛已。」

「安爾 曼爾 摩禰 摩摩禰 旨隸 遮梨第 賒咩 賒履多瑋 羶帝 目帝 目多履 娑履 阿瑋娑履 桑履 娑履 义裔 阿义裔 阿耆賦 羶帝 賒履 陀羅尼 阿盧伽娑婆簸

蔗毘义膩 禰毘剃 阿便哆邏禰展剃 阿亶哆」孤女須曼說咒曰。

「跟著勇施菩薩為擁護讀誦、受持法華經者說咒，亦為恒河沙等諸佛所說，有降伏魔鬼之力用。」寶通接道：「座隸 摩訶座隸 郁枳 阿隸 阿羅婆第 涅隸第 涅隸多婆第 伊緻 柅韋緻柅 旨緻柅 涅隸墀柅 涅梨墀婆底」

「爾時，毘沙門天王為愍念眾生，擁護此法師，兼以自身擁護，令百由旬內無諸衰患。」寶唱亦道：「阿梨 那梨 耨那梨 阿那盧那履 拘那履」

「爾時，持國天王與千萬億那由他乾闥婆眾圍繞，說四十二億諸佛所說之咒。」寶通道：「阿伽禰 伽禰 瞿利 乾陀利 旃陀利

摩瞪耆 常求利 浮樓莎柁 頰底」

「爾時，有羅刹女、鬼子母等眷屬同聲白佛言：我等亦欲擁護讀誦、受持法華經者，除其衰患。若有伺求法師短者，令不得便，寧上我頭上，莫惱於法師。乃至夢中亦復莫惱，我等亦當身自擁護受持、讀誦、修行是經者。」寶唱續道：「伊提履 伊提泯 伊提履 阿提

履 伊提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 泥履
樓醯 樓醯 樓醯 樓醯 多醯 多醯 多醯
兜醯 耨醯」

孤女須曼合掌說偈言：「若不順我呪，惱亂說法者，頭破作七分，如阿梨樹枝，如殺父母罪，亦如壓油殃，斗秤欺誑人，調達破僧罪，犯此法師者，當獲如是殃。」

求福 寂慧

我們常見一些婦人在寺廟中虔誠地跪拜，求福，那種愚昧，迷信的神情，不禁令人嗤之以鼻。可是她們大多為家人祈求為主，鮮為自己求福，如果能推廣及其他人，當更圓滿，但她們善良的心態，熱愛家人的心，不失為難能可貴，如果以佛教的出離心，菩薩道去衡量她們的行為，不免過於苛求。求福；求安樂；消災乃人之常情，當眾生陷於苦難中，實在吃不消時，不免自私求擺脫，那是可以理解的，有幾人能在痛苦中仍能堅強？有幾人能在痛苦中仍能不忘失正法？如果強人所難，要求他人清高脫俗，似乎不近人情！如果不能站在他人立場去感受，如何能諒解、同情別人，如何能大慈大悲地行菩薩道。如果只看到別人的不是，不能看到別人的受制，優點，與一般世人何異，枉為佛弟子。

太虛大師判佛法為五乘共法，三乘共法，及大乘不共法。宗喀巴大師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亦將道次第分下士道、中士道及上士道。即修行應從基本的人天善道法修起，慢慢提升至出離的聲聞道，最後進入菩薩乘的大乘道，循序漸進，這三個階梯都是成佛必經之道，求福的心態屬於下士道，假以時日，必進升至中士道，上士道，最後成佛。因此我們不能小看下士道，亦不應對成佛之道妄作比較。

人天善法也是佛陀教法之一，佛陀曾教導信眾們，乃至門下弟子六念法門，六念之中有生天之論，亦即下士道或五乘共法。佛陀善巧方便開導眾生，對於下士道根器，不會要求中士道或上士道的修持。佛陀能在甚深智慧境界開示人天善法，不好高騖遠，正是佛陀偉大之處，具備平等無分別心。佛菩薩雖有如此高境界，卻從不要求凡俗的我們完美，亦不會因我們與他們距離那麼遠而小看我們，捨棄我們，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。

深愛兒女，家人，不想他們受苦，乃至小小苦楚也看得很重，甚至不惜代他們受，這在人世間都是可貴的，只要推展至一切眾生皆是父母將接近於道。憑著善念及福業的累積，必有一天智慧開啟，踏上成佛之道。

求福的心態不太理想，但那是一個過程，是每一個學佛者必經的階段。當逐漸遠離時，應反看來時路，體諒其後正前進的人們，別讓我慢、厭離征服，乖離菩提心。

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 寂慧

唐朝百丈禪師的名句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不但為佛教帶回很大的尊嚴，且為每一位出家人打了一支精進針，為生活及修道作出指引。佛陀時代，在印度的出家人皆以行乞過活，印度的傳統亦有供養出家人的習慣，以期修福。因此，行乞的生活方式在印度是通行的，可是在中國，行乞不但不鼓勵，且被埋怨為不事生產，蠶食社會。為免社會的鄙視，百丈禪師提倡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的自力更生。

出家人是否不事生產？是否沒有存在的價值？佛陀的宗旨是於世間耗用最少的資源，作出最大的貢獻。每天只吃一餐，更是別人吃剩的食物，且不會貯糧，貯財產，可以說世間沒有因為他的存在而付出資源。佛教的修道者，有淨化世間的功能，教導大眾互愛、減少紛爭，引領大眾邁向解脫，功德比布施恒河沙的七寶還大，當然比任何大企業家、政治家、官員，總統大不知多少倍。印度出家人領取信施的剩餘飯菜後，亦會說法或祝願作為回報，不能說是白取。中國的出家人亦會在天災人禍上舉辦法事，為國家，為眾生消災祈福，更肩負大眾心靈上的指引，行善積福，不致墮落，同樣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。可是卻遭社會批評，攻擊，尤其智識份子，儒生更猛烈。說什麼「無後為大」的狹隘思想。佛教當然要自強不息，更反省到社會沒有感受到佛教的貢獻，因此要提倡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盡己責外，更為社會作出貢獻。

對外界的批評，我們也不應忽視，該好好檢討，努力改善。1. 外界批評不事生產，即沒有感受到佛教作出的努力，也許真的過於安逸

，沒有好好精進，或是戒律行儀守得不好，讓外界誤會。2. 「一日不作」不一定是出坡等具體勞務，亦可是祈願，計劃，早晚課，修道等。甚至學習，上課亦是為了裝備自己，將來作出更大的貢獻。如果卧病，當然放下，好好休養等待康復，亦可為大眾祈願。3. 反省有否虛受信施，包括我們每天享用的，有否作出回報平衡，切忌只追求享樂的寄生蟲般生活。4. 反省有沒有虛度光陰，「一日不作」可令我們反思一天裏做了些什麼，是否蹉跎歲月，畢竟世間太多浪蕩的人。5. 反省有否實質，具體度過每一天，有很多忙進忙出的人，卻一事無成，表面上做了很多事，卻拿不出成績來，也說不上自己做了些什麼，他們可能做了太多無關宏旨的事情，或是重複某些工作，或是有可簡單處理完成的工作，卻繁複，重疊而拖延。

因此，要立志，發願：1. 確立目標——例如深入經藏、普度眾生、學好梵文或藏文等。如果沒有明確目標，長時間過後，雖做了很多工作，可能仍是原地踏步。確立大目標後，再細分各小目標，皆是為了助成大目標而設，分階段完成，過程需要不間斷，長年累月去完成。2. 排除外緣——做任何事情俱有障礙，「魔考」，愈大的事，障礙愈多，因目標大了，費時久了，牽涉的事情必定多；遇到障礙的機會必定大，這是自然道理，別迷信什麼魔考，或是自己特別倒運。此外，由於目標大，需時當然較長，其間必定遇到引誘，使轉向，放棄原有的夢想，這要看自己是否堅定，堅強。個人的性格，平時的修為，對引誘起很大的作用。當然，逆境必定會出現，同樣需要堅強的意志去克服困難，對向目標。3. 累積薰習——「一

日不作」是累積小功而成大果，例如每天禪坐一、二小時，數年後定可成就三昧；每天牢記十個生字，數年後定能在語文上成就；每天讀一卷經，數年後定能滿腹經綸。成大事沒有僥倖，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苦功。這長年累月正是「一日不作」的精神。

成功必須下苦功，堅定意志，日積月累，

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，或三心兩意可以成就。因此，排除萬難，努力不懈是不二法門，切忌「事事曉」、「事事通」的炫耀，那是自欺欺人的陷阱。

可有想過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應用在每天修學一點佛法上，同樣可以有大成就，且是人生終極的成就呢！

老師父的話 浮浮生 出家修道者

方丈和尚與數位隨從走過後園，老師父與小孩們忙從大石上站起來，合掌鞠躬。一位大男孩嬉皮笑臉道：「我尊敬的方丈和尚，出家修道者。」

「慚愧！慚愧！我那裏是出家人，更談不上是修道者。」方丈和尚急忙糾正道：「出家人最重要是有出離心，出離生死輪迴，當然對世間事看淡，不在意，已看破事物的虛幻性、無常性。縱然未到那境界，最少也要做到有遠離心，對世間事不爭不喜好，否則與一般人何異。別看我外貌是一個出家人，其實與在家人無別，只是換了一個家，換了相處的對象，每天一樣營營役役，為吃、喝、穿、住處打掃清潔張羅，為常住眾，雲水掛單者安住而操心，為不守秩序，不盡己任的大眾補救，調停，終日為瑣事，無聊事而轉。可是信眾愈來愈興旺，住眾愈來愈多，更要指導各人的修行功課，為佛教的應世，聲譽籌謀。人在江湖，那裏似一個出家人？在一所佛寺內，方丈、知客、監院都說不上是出家人。政治、經濟俱是名、利、權；貪瞋痴的場所，避之為妙，如無法不接觸時，亦須適可而止，步步為營，時刻有停步之心，離棄的打算。」

眾小孩似懂非懂地呆在那裏，不知如何開口，方丈和尚繼續道：「出家修道者最重要有出離心，遠離憤鬧，生活簡樸，避免接觸擾亂心神的事物、言談，安住定境中。因此，應該遠離人羣，少事少業，讓心保持清淨。這些我都沒有做到，有違出家修道者的標準。」

方丈和尚低下頭，慚愧地離去，眾小孩失望地看著他走遠後，轉過頭來望著老師父。但聽老師父道：「出離心當然重要，不論出家在家，出離心皆不可缺，否則修道難成，但方丈和尚所說的只是身出離，心出離才最重要，處於劣境紛擾之處仍能保持心出離才最困難，亦是一種考驗，去審視是否真有出離心，是否仍樂著世間。方丈和尚能如此清晰去分析修道者的標準，堅守出家人的本份，實在不容易。況且，他能以應有的標準去衡量自己的處境，反省自己許多不足之處，謙卑慚愧，當能緊守立場，不讓環境所轉，保持清淨心。而瞭解環境的不當後，還抱著「五濁惡世誓先入」的精神去為眾人服務，不失菩提心，實難能可貴。如此有慚愧心，謙卑，具足出離心，菩提心的智者，應離道不遠了。」

一日情〈下〉 浮浮生

日落西山，彩霞照遍了世界。我倆疲累地依傍在長椅上。我側過頭，看到程小姐竟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，猶帶著微笑，臉龐被日落照得通紅，驕艷欲滴，微弱的呼吸，如輕風吹到我的頸項上，有一點癢。

當天空快要全黑暗時，我只有把她喚醒。但見她乍醒於黑暗及陌生環境中，不知所措，攬著我的脖子。我輕拍她的肩背，稍安定後，但見她晶瑩的雙目佈滿紅筋，我彷彿見到多年照顧病者勞累的影子。從乍醒一刻開始，程小姐變得軟弱驚懼，如小鳥般依偎著我，我小心扶持著她下山，直去到維多利亞公園才能站直身子走路。

偌大的維多利亞公園擠滿了人，數以萬計，各人安靜地坐在地上，手上拿著白蠟燭，神情肅穆。程小姐振作起來道：「二十多年的冤案，悠忽過去，在國外定居的我們，已開始感到模糊。獨是香港仍是那樣正義、堅持激昂，風雨不改，每年六四，十萬人自發性地到來集會。我們雖身在海外，每年這一天總放下工作，魂遊這裏，重溫當日的翻天覆地，憶念當日的淚流滿面，徹夜失眠。啊！淚流失眠的日子，何止那一天，何止我一個？世上再沒有其他地方使我懷念，只有香港這一天讓我魂縈拜祭。」

台上多人發言致悼詞、講述近況、政治環境、打氣，但俱顯得乏力，時間巨輪已吞噬消磨多個核心人物，大家心裏明白翻案幾無望，就是能翻案又有何意義呢？程小姐水汪汪的眼睛滄桑地望著我，彷彿明白我的心意，柔和地安撫我的情緒。台上響起「血染的風采」歌

曲，程小姐跟著輕唱，拿出紙巾替我揩拭臉上的汗珠。我感激地拿出紙巾也替她擦汗，口中跟她一起和唱。發覺她的頭髮烏黑潤亮，明眸皓齒，而她的歌聲，婉轉哀怨。那一刻我有一種衝動，要為她分擔苦痛。

「下一個項目該如何？」突然程小姐問。

我努力思索，記不起下一個項目是什麼，摸索口袋，無法找到劇本，焦急地望著程小姐求助。耳際的耳塞響起那蒼老的聲音，生氣道：「你竟遺失劇本，無心做好工作。算了，我們的合約到此為止。」

我充滿悔意望著程小姐，對於劇情的發展、結局充滿好奇，亦依戀不捨。男女當年有沒有相好？為什麼分開？現今的女兒是他們的結晶品嗎？

程小姐像看懂我的心意，憐憫地望著我。卻見她側著頭在聆聽耳塞的聲音。過了一會歉意道：「家父很生氣，他今天的劇本已演繹了大部分，總算達到了要求，跟著來的日子該怎樣，如何面對？正是我煩惱的開始！」

那一刻，我們沈默下來，似有千言萬語要交代，卻無法啟齒。

「今天晚上我們會返國外家裏去。」程小姐不捨道：「多年辛苦照顧病人，加上心結纏擾，我已心如止水，看破一切。」

我看到她眼中泛著淚光，黯然轉身離去。急道：「請代我向老先生致歉及問候。」

程小姐突然止步，良久背著我道：「家父剛說永不再談戀愛……他要出家去。」

我感到莫名的震駭，心中鬱痛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人生的目標。決定到國外去尋找真相，

彌留 浮浮生

妻躺在床上呻吟道：「夫君啊！你是偉大的天才。在我死後將有大作為，名留千古，我後悔將你霸佔，阻礙輪轉。」

那結坐在床沿望著瘦削的妻子被重病折磨得不似人形，與最初認識她時的美淑端莊仿似二人，心中很難過，不知如何開口安慰，只有拿起經書念誦，聽到妻艱辛地轉過身道：「我太自私了，沒有讓你好好修道，如今染上重病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只有怪自己。可惜兒子年紀輕輕，最近竟染上瘟疫病故，而女兒亦隨之夭折，我自知命不久矣，何以上天如此對我？」

「世間萬事萬物緣來緣去，緣到了，我們一家人幸幸福福，緣散了，各分東西。你不必傷悲，不必執著，讓一切隨緣好了。」那結安慰道：「我們已緣盡了，你縱然能活命，我也會去學佛、出家，保證終生不對任何女人發生愛情。」

妻舒了一口長氣，望著那結鬢黑的短髮道：「你年少俊朗，天才橫溢，再結情緣亦無可厚非，未來漫長的人生能有伴為你分擔，支持，也是必須的……」

「兒女無端身故，而你亦危在旦夕，我却無能為力，眼巴巴看著變故，難道仍看不透虛幻不實的世間嗎？仍執迷不悟嗎？」那結沒有轉過頭來，仍對著手中經書道：「你是否貪戀家園？還是貪戀家中的財寶？」

「我是個即將死亡的人，還有什麼放不下呢！對於家庭，身外物，乃至世間一切，我皆沒有任何執意。」妻喘氣呻吟道：「我與你緣深，卻未能照顧你一生，亦未能為你的大業輔拔，深感遺憾。我最放不下的人可是你啊！」

「你要我立誓專志修行學佛，終生不娶嗎？」

「你是極重信用的人，本不用立誓。但為了千秋大業，為了我的安懷，立誓也是值得的。」妻喘著氣，眼神露出光采，期望道。

「我，那結，立誓終生不娶，專注學佛，出家修道。」

「夫君啊！你今後是否一心一意去學佛，我死後也會從墓穴的隙縫處來察看的啊！」

妻眼淚簌簌而下，緊緊握著那結的手，就此斷了氣。

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

佛哲之旅

一位中年漢子在佛哲書舍內看完通告後，大聲嚷道：「嘩！何以這個『佛哲之旅』旅行團收費那麼昂貴？信佛學佛一點也不便宜啊！」

「佛哲書舍分佈港九新界各區，車程不短，收費當然相對較貴。」老頭子店員解釋道：「各店各具特色，跟團有導遊介紹，可以更瞭解各店的運作，各區的需要，民情，比自己到各店去，更省時及有效。」

「可是團費仍是昂貴。」漢子的語調變得柔和。

「佛哲書舍遍佈海內外，參訪各店需時多天，費用包括住宿，膳食，一點也不算貴啊！」老頭子見漢子軟化後，進逼道：「這些書店世上罕見，絕無僅有，能夠到訪，極具意義，可以說是非一般的旅行團。」

「這倒也是，算起來的確不貴。」漢子面露笑容附和道。

「旅行團包括飛機票，還需要專人策劃，各店的配合，可說是超值。」老頭子激動道：「這佛哲之旅更是佛法之旅，亦是環遊世界之旅，融合世間與出世間的特色。

你快點報名啊，遲了恐怕額滿向隅。」

「隨緣好了，若額滿我可等再辦團時參加，反正最近較拮据。」

「因緣要即時掌握啊！否則只會後悔。難道你會認為佛哲書舍會永久長存嗎？會永遠風光嗎？」老頭子老氣橫秋道。

編輯：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：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：佛哲書舍 buddhist-bookshop.com

太子店：洗衣街241A地下
電話：(852) 2391-8143

中環店：干諾道中63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3421-2231

銅鑼灣店：摩頓台灣景商場21號
電話：(852) 2895-2890

元朗店：泰祥街37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479-5883

土瓜灣店：馬頭圍道284號地下
電話：(852) 2994-6619

1115, Cosmo Plaza
8788, Mckim Way,
Richmond. B.C., V6X4E2
Canada
Tel: (1) 604-808-5082

台北店：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
電話：(02) 2370-4971

澳門店：筷子基和樂大馬路221號
美居廣場第四座L鋪地下
電話：(853) 2822-7044

